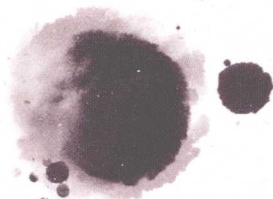


Piping De Fenggu

批评的风骨



李世琦 著

批

评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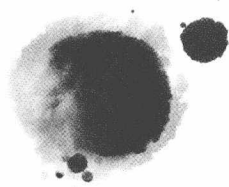
风

骨

中国青年出版社

Piping De Fenggu

批评的风骨



李世琦
著

批

评

的

风

骨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批评的风骨/李世琦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06-9043-6

I. ①批...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书评-选集
IV. ①I267②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4862号

责任编辑: 王钦仁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10053 门市部电话: (010) 84039659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60×970 1/16 12印张 2插页 175千字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序 言 一

吴福辉

与世琦相识是在他第一本散文集子的讨论会上。我发了言,等于是先认识他的书,后结识他这个人。他的书《倾听灵魂》是与本书性质完全相仿的一本读书随笔、文艺评论、书评、书话的结集。他这个人呢,开完会走入北京的街巷,便会淹没在千万人流之中,是个再质朴不过的读书人。但是后来时间稍长,就觉出他的不同了。他好像是你回忆中的冬日,持久地发出温煦的热力,是足可以无机心地围炉夜谈的一个诚恳、和悦之人。如今他要出第二本散文集子了,我似乎有谈心一般写出我读他文字感受的责任,于是就答应了写几句话。

当报纸书评家不容易。首先要能下笨工夫,至少你要读那些书,读过二十万字、三十万字,然后写出两千字三千字的文章来。这怎么看都好像是一笔赔本的买卖(这比喻不免有点衰渎)。你要会选择书籍,要有广阔的知识见闻,要有敏锐的眼光,知道有所评有所不评。笔头要来得快,不说几千言倚马可待,也不能十年磨一剑那样慢吞吞地写。还要有现实感,使自己的评论不至于沦为书斋八股,而是联系着报纸的广大读者,相知相通,永远充满活力。我自己偶尔也写过几篇书评,就觉得难乎其难。所以我读完本书的那么多的书评,不禁感慨系之。世琦书的选目,可说是杂而专,中外作家、学者、导演、编辑、出版家、教育家、党史研究者的书,从大师的经典到普通作者的精品,回忆杂论,写的面太宽大了。我甚至想提醒世琦,是不是不要写得那么杂,选入的篇目也可稍稍删除些。但是我读后仔细品品,又发觉他的

专业趣味、学术趣味是比前大大浓烈了，并不是散得无边际的。比如他谈鲁迅、胡适、余英时、金克木、顾随、黑塞、萨特、波伏瓦等人，都已经不是泛泛之论，而是能够搔到这些名家的痛痒。杂和专的统一的印象，就这样给我留下了。

本书题为“批评的风骨”，世上“风骨”的体现依我看是各种各样的。世琦的文风并非臧否人物、敢怒敢言的那种。他的书评很少有一语惊人、振聋发聩的文字，也无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说大话、说极端话，动辄翻案、颠覆，假冒“敢为天下先”的那种作风，而是坦诚直言，纵论世情，属于巴金提倡的“说真话”类型。看他议论有关鲁迅的书，分析鲁迅的自选集为何自己选落《狂人日记》、《祝福》的道理，说到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一书论及鲁迅少伪饰、多箴言，与当时大陆的一味歌颂相区别，都很能切中要害。书中谈到陈丹青倡导放美华人作家木心的散文，虽对陈为质疑现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愤而辞去教职一事表示尊敬，但并不能连类同意陈的木心散文超过“二周”（指周氏兄弟）的观点。在评价余英时的学术高度时，对他科学地论述陈寅恪（经研读诗词深入陈寅恪晚年关注柳如是的微妙心境）以及批评郭沫若、费正清这些学界大人物的勇气，都表示折服。而且离开学术，仅仅是列举出世琦怀想自己母校的几篇文字，就能见出他不避偏陋的农村出身的拳拳之心。那么，他该是他的家乡的骄傲了，是他母校的光荣了，但他在道出自己根子的同时，又是揣着如此敬畏、憧憬的心情。在讨论《安娥传》时，甚至还不忘说要借此发扬石家庄的文脉哩！

如果把全书一口气读下来，你会觉得作者心目中的自己是一个散文作者，他也确乎对散文谈得最为透彻。金克木一篇，他将学者散文与文人散文、才子散文并举，说金克木的散文短而容量大，有学者的渊博，无学者的平板，是中国现代文学四代“六朝文章”最后一代的翘楚。史家视野尽现无遗，深得我心。他在评章诒和的新作《伶人往事》时，对章的不随流俗的价值观和雅致练达的艺术风韵赞不绝口，说用“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谱写马连良，用“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来概括言慧珠，得了中国古典文字现代运用的真谛。而在散文方面谈论得最见功夫的，当数他极力称赞顾随在《驮庵文话》中使用“诗

2 批评的风骨

心”概念来破天荒评价曹丕的散文成就一事(因为历来都把曹氏父子文学地位的末把交椅给予曹丕的,论的又是曹丕的文学批评成就)。所谓“诗心”,尽管可以包含我们日常侈谈的“情感热烈”、“感觉敏锐”诸要点,但顾随更强调的是“一要恬静(恬静与热烈非二事,尽管热烈,同时也尽管恬静),一要宽裕。这样写出作品才能活泼泼的。感觉敏锐固能使诗心活泼泼地,而又必须恬静宽裕才能使‘心’转‘物’成诗”。这样,“诗心”就被醒目地加入了“理智”的要素。然后拿来评价曹丕,顾随即大胆指出:“中国散文家中,古今无一人感觉如文帝之锐敏而情感又如此热烈者,魏文帝用极冷静的理智驾驭(支配、管理)极热烈的情感,故有情操,有节奏。此需要天才,也需要修养。”世琦细致挑拣出顾随别出心裁的“诗心”理论,来介绍顾随关于曹丕散文的非同凡响的看法,不妨说,他真也是有一颗“散文心”的。

“散文心”算得是我的杜撰。“散文心”应以“诗心”为底,感情、感觉、想象应当一样不缺少。可能不如诗思那么敏捷、充沛,不那么气势磅礴,但恬静、宽裕的标准应当比诗更过之无不及。又因散文的体式是反虚构的,是要将“真我”植入的,“散文心”就应该更真实、更自重、更轻烟般散淡、更讲究气韵生动。我在世琦的书中读到谈范用、谢大光等编辑家的文字时,尤其感到作者的那颗“散文心”。范用了解每一本书的性格,把它们摩挲着编辑出来,书写出来,仿佛是作者在用“散文”探讨着编辑活动的微妙精细处。谈谢大光,因是同辈的编辑家,如同夫子自道。谢大光的编辑视野开阔,对中外散文有独特的审美爱好,尊名家却不避有前途的无名小家,随时学习丰富自己,感深而发,凝结成文,是一个学者型的出版家兼散文家。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世琦自己吗?

不记得是在哪一个学术会上了,我们相遇。也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偶然谈起以往的读书。我说年轻时在文化枯竭的年代,曾经读过一本苏联作家写的《金蔷薇》,比十本文学概论都管用,而且篇篇是美文,是用优美的散文故事道出文学活动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清楚的一本精妙的书。世琦说,巧了,他也十分欣赏这本书,而且他这个编辑家耳听八方,已经听说有新的版本面世了。不久,我的书桌上就摆上了

世琦从远方寄赠的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版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这册小书。编辑,文艺,学术,统统归于美哉散文,我翻读着这本留下我与世琦已逝年华的书,心里不禁涌动起无尽的思绪。

2009 年 1 月 3 日新年于京城小石居

序 言 二

谢大光

世琦和我是同行。在职时,总是会议上相遇,私下交往不多。自从我退休以后,彼此文来信往,联系反而密切了。这是难得的。

最初认识世琦,他负责一家文艺出版社,在这个圈子里,称得上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那时全国三十多家文艺社有个年会,每次聚会,清点各社参会名录,总会发现换上几个新面孔。天有不测风云,不用问,又有同行触上了霉头。有时笑谈,和平年代里,在文艺社当头儿,可算是高风险职业。世琦的命运原本平顺,不料风云变幻,竟也遭遇挫折。

人,真像是一条河,平地上流淌时,静静地,样子都差不多;一旦遇到山遏险阻,就会千折百曲,跌宕起伏,呈现出各各不同的姿态。面对事业上突来的变故,世琦可能也有过短暂的茫然,甚或颓唐,但他很快调整过来。人生难得有任凭兴趣自主选择的机会,变故往往蕴涵着这样的机遇。世琦自小喜好古典诗文,大学专修历史,平日酷爱读书。一旦卸下肩上的责任,倒成就了他写作的夙愿。他的写作没有离开书,关于书的随笔,或者说随笔式的书评。这样的写作原本出自内心需要,并无多少功利上的考量,与其说是评文论书,不如说在寻求精神上的友朋。行文中一些论人之语,其实是在述己之志。“他很少受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默默坚持自己的治学之路,在那个年代他的路是寂寞的,有时还是坎坷的,但他一直执着地走着自己的路。”《博大会通说顾随》中的这一段,当可做如是观。

世琦读书广博而专注,常能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将心比心,抉

其隐曲。正所谓“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读余英时的史学著作，他发现余“才是陈寅恪的千秋知己……在这些貌似闲文的作品中，捕捉到陈寅恪心灵跳动的频率，破解了他精神世界的密码，真正读懂读通了陈氏的著作”。谈金克木的散文，先是指出，“他的文章打破了中国传统散文起承转合的程式”，进而揭示，“金先生是著作等身的高人，有曲折的经历，丰富的阅历，对世事、人生有深刻观察和体悟。但在他的文章中，他总是很谦逊，把自己放得很低，自称‘老朽’、‘老糊涂’，给读者提建议，进忠言。他经常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说一些欲言又止的话，借用苏轼评论王安石的话，‘此老乃野狐精也’。”评述吴福辉的随笔集《游走双城》，“论学术不觉枯燥、难懂，谈生活不觉庸常、琐碎”，两句概括堪称精准，世琦并未止步于此，通过书中照片的配置，和照片的说明文字，点出作者注重细节，颇有情致，并结合其生活经历，探求其文字风格的渊源：“作者对京海两派的长短了然于心，在治学和写作上很清醒地取两家之长，避两家所短。他的成果吸取了京派的功底深厚，他的文字则吸收了海派的机智灵动。”皆为知音者语。

世琦的书评，深得中国古典诗话、笔记的三昧，不搭架子，不套体系，长话短说，以小见大，即使是大题目，也避免枝蔓的展开，只择自家会意之处，把话说透。他把自己定位为书籍的大海边，拾取贝壳的孩子，每有所获，欣喜之情不能自禁。在品味孙郁文章的韵致时，世琦特别指出，孙文“语气词的运用调节了行文的节奏，营造了亲和的氛围，吸引读者自然地读下去”。这就露出些悠然见真趣的调皮味道了。

作为文友，世琦平日有新作，常发来切磋，此次结集，才得以通读，在看似散漫的篇章中，强烈感受到的，是浓浓的忧患意识，文化忧患意识。读《谢晋的人生大智慧》，他怅然若失，“在这个大师稀缺的时代，又一位大师走了……”读顾随的书，他大声疾呼，“愿我们的大学多几位蔡元培一样的校长，多一些顾随一样的学生，多一些叶嘉莹一样的再传弟子，则中国幸甚！中国文化幸甚！”他赞赏《伶人往事》中的忧患意识：“一方面是生活走向审美；另一方面是艺术消亡。”选择《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这样生僻的书来评介，是为韩国学者广阔的视野和时

代感、使命感所震动：“他们题目的选定是从时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出发的”，“没有象牙塔中的学院气”。对于外国作家，世琦最称许和推介的是赫尔曼·黑塞，先后写过三篇文章。“黑塞秉持一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充满文学灵性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对于中国作家艺术家在市场化大潮中，冷静思考，执著追求作品的艺术品位，抵制文学艺术的粗鄙化、世俗化，不啻为一剂良药。”凡此种种，无不凸显出一位当代中国文化人的赤子之心。

世琦在文章中，多次引用《文心雕龙》的两句话：“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词如镜矣。”这想必是世琦为自己立下的标杆吧。在当代文坛，文学评论是最为脆弱的一枝，培土护根，浇水除虫，该做的事情尚多，具体实行起来，恐怕还要从这两句话开始。刘勰论及“杂文”时，也有一段话我很欣赏：“原兹文之设，廼发愤以表，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世琦新著问世之日，即前路又启程时，录此以为共勉。

2009年元月

目 录

序言一	吴福辉(1)
序言二	谢大光(5)

大 师 警 欬

缘慳一面的知心朋友	(2)
——鲁迅和毛泽东	
大海一般的鲁迅	(9)
——读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	
韩国学者眼中的鲁迅	(12)
台湾学者眼中的鲁迅	(15)
曹聚仁眼中的鲁迅	(18)
走进先生晚年的精神世界	(21)
——读《鲁迅自选集》	
以科学性凸显社会科学的权威性	(25)
——评余英时的史学著作	
当代名士六朝文	(30)
——阅读金克木	
博大会通说顾随	(33)
感受钱穆先生的大师情怀	(38)
谢晋的人生大智慧	(41)
走进张恨水的情感世界	(44)

人类文化史上伟大的智者黑塞·····	(46)
感慨良多说黑塞·····	(52)
赫尔曼·黑塞在当代世界的意义·····	(55)
德意志“真人”的立体呈现·····	(62)
安娜·西格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杰出代表·····	(65)

精 品 开 卷

毕竟还我万夫雄·····	(72)
——祁淑英《中国“三钱”》总评	
华夏复兴仗群雄·····	(83)
——王凤翔长篇纪实文学《天磨铁汉》总评	
云烟满纸气韵生·····	(96)
——读曾镇南《平照集》	
名作名译的散文艺术盛宴·····	(99)
——读《布拉格一瞥》	
云天难隔赤子情·····	(101)
——读《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	
风流博雅说双城·····	(104)
——读吴福辉《游走双城》	
如沐春风访名家·····	(107)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代跋	
出版人的事业与视野·····	(110)
——读耿相新《英美出版文化行记》	
直抵传主心灵的深处·····	(112)
——读汪湜《不与心爱者结婚》	
人生舞台戏中戏·····	(115)
——读汪湜长篇小说《戏》	
选家眼光与作家文采·····	(118)
——读《谢大光序跋》	

一部颇具原创价值的党史专著	(121)
——评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1921—1949)》	
一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力作	(123)
——评双传学《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	
还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126)
——读程中原《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	
做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领导干部	(128)
——读王明奇、程竹亭《农村与干部工作探索》	
不随俗调创新声	(131)
——评章诒和《伶人往事》	
于温文尔雅中见风骨	(136)
——读孙郁《远去的群落》	
为大师传神写照	(138)
——读孙郁《影像中的胡适》	
陈丹青·木心·鲁迅	(141)
卓有成效的行走	(144)
——读《行走于教育与哲学之间》	
一位出版家的书香情怀	(148)
——读范用《叶雨书衣自选集》	
一个往好处变的作家	(151)
——略谈康志刚	
光耀石门的一代女杰	(153)
——读《安娥与田汉》	
胸中逸气,笔下烟岚	(155)
——谈刘金凯的书法艺术	
以我彩笔干气象	(158)
——谈王江潮的绘画艺术	

前 尘 旧 影

以文会友的快乐时光	(162)
-----------------	-------

永年一中学习的点滴回忆	(163)
《回忆母校》序言	(166)
我与浩然的一段交往	(169)
书香一缕祛喧嚣	(173)
——祝贺《开卷》出刊百期	
后记	(176)

大师警欬



缘慳一面的知心朋友

——鲁迅和毛泽东

鲁迅生于188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两人相差十二岁。除了1919年、1920年毛泽东两次到北京为湖南“驱张运动”呼吁援助,鲁迅当时正在北京教书这两段较短的时期外,此后直到鲁迅逝世,他们连在同一个地方居住过都没有。他们后来竟成为没见过面的知心朋友,这确实是使人感兴趣的问题。

鲁迅对毛泽东的了解

当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闻名全国,经过五四运动而愈益声名显赫时,毛泽东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着手领导湖南的学生运动,虽然已初露锋芒,但还远没有取得全国性的声名。

毛泽东引起全国注意是从他大革命中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开始的。后来领导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1931年11月当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闻名全国。这时,鲁迅正在上海领导“左联”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斗争。他通过“左联”中的党的工作者,后来特别是通过从陕北革命根据地派到上海去的冯雪峰同志逐步了解了毛泽东——这个中国共产党中的奇才,并了解了毛泽东对他的敬仰之情。通过这些同志,鲁迅与毛泽东同志开始了亲切的交往。

1936年3月下旬,鲁迅从史沫特莱口中得知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他感到极大的喜悦。他和茅盾、史沫特莱商量后,决定给

陕北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电文由史沫特莱托人带到巴黎，由巴黎拍电至莫斯科，然后再转到陕北。

1936年4月26日，受中共中央派遣由陕北瓦窑堡到达上海的冯雪峰访问了鲁迅。此后冯雪峰在鲁迅家里秘密住了两个星期，向鲁迅介绍了“关于红区的、关于我党的、关于长征的、关于当时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新政策的许多事情”。鲁迅听了非常高兴，认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而当他“知道了红军所以能够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一连四次的‘围剿’，而在第五次‘围剿’中却不得不要退出根据地而实行长征的经过的历史，以及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及其以后的毛主席的领导的情形以后，他对于毛主席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党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大约1936年6月4日，正在患病的鲁迅收到了陈仲山的信。陈在信中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企图取得鲁迅的支持。鲁迅接信后十分愤慨，待病情稍有好转，便在病床上口述了一封公开信，由冯雪峰笔录，发表在1936年7月1日《文学丛报》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一期上。在这封信中，鲁迅旗帜鲜明地赞扬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据王林等人回忆，1936年10月，鲁迅还亲自托人送给毛泽东同志书籍和刊物。“鲁迅先生送的书。其中有好多本是自己的书，有邹韬奋著的一本书，《大众生活》杂志一套，《世界知识》二三十本，还有几本反动刊物《论语》、《社会新闻》。鲁迅的书有《呐喊》、《彷徨》等。还有几大本木刻集，可以折叠起来。还有《隋唐演义》一类的书。”这些书刊对在书刊十分缺乏的延安的毛泽东同志是十分需要的，体现了鲁迅对毛泽东同志真挚的情谊。

鲁迅虽然直到逝世也没有与毛泽东同志会过面，但他对这位比他年轻得多的共产党领袖是敬佩的，是寄予无限希望的。在内心深处，他是把毛泽东当做知心朋友的。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非常细腻地记录了鲁迅对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钦佩和敬仰之情：“对于这个年龄比他轻的伟大的革命天才和导师的认识，使他的精神变得更快乐，且年轻而谦虚。而他一提到我党和毛主席，那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的亲